



新的农场 新的劳动者

——安徽周王农场访问记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新的农场 新的劳动者

——安徽周王农场访问记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58年·合肥

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本报安徽周王农场的通訊集。

周王农场原是一片荒山曠野，安徽省財貿系統一批下放干部开辟了它；从此，处女地变成了良田，花果樹代替了丛生的杂草，山洼里兴修了家园……在这些通訊中，作者通过动人的故事描繪了农场的建設面貌和远景规划，介绍了农场的开拓者的社会主义干劲和克服困難的精神。

715.8
866



新的农场 新的劳动者 ——安徽周王农场訪問記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(合肥市德勝門內悅勝宮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号

宁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安徽分店發行

*

书号：523·787×1092 1/32·1 3/8印 張·26千字

1958年6月第1版

1958年6月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T10102·141 印数：1—4070

定价：(6)0.12元

封面設計：馬世云

目 录

我們看到了上山的好处…………于 明 于 風(1)

把荒山变成花果山…………黎 洪 李厚德(7)

立志做农场开辟人…………黎 洪 李厚德(14)

祝福青年养兔者…………黎 洪 李厚德(19)

到处寻找鲜花的人…………黎 洪 李厚德(25)

鳳凰山下的故事…………黎 洪 李厚德(28)

周王农场建场工作的基本經驗

…………黎 洪 李厚德(32)

我們看到了上山的好处

于 明 于 風

他們已經安家落戶

紅日初升，我們从皖南宣城乘汽車去周王农场。出城南行不久，連綿起伏的丘陵山崗便出现在眼前。它們的坡度不大，地勢也並不高，然而却都是沒有被開發利用的土地，上面只稀稀落落长着一些小松树和枯草。我們焦急地向車外张望，希望快点看到今年第一批上山来開發这些土地的人們。汽車从一段高地經過，路旁一羣肥猪一晃便落在車后，这时，坐在我們座后的两个青年忽然打破車里沉默，談論起来，一个問道：“这不是场里的猪嗎？”一个接着便說：“他們这早就出来放了，真干！”我們朝車后一望，隱隱看到前边領猪的是一个穿干部服的男人，后面赶猪的是一个青年妇女。那两个同志看到我們注意这件事，便告訴我們，那个干部是今春到农场来和他們一起参加生产的，后边的妇女就是他的家屬。他們指着車窗外的丘陵山崗說，这些都已经划进农场作業区了，农场周围有一百多里地哩！还說，他們在夏夜巡查野兽时，連这些未開發的地方都轉过了。他們对这些話說得特別响亮，好像是在为这种豪迈的劳动驕傲，又像是在

故意告訴我們，他們也是農場的人。

汽車到了离宣城四十里的楊柳鋪，彼此作了介紹，我們才知道他們的名字叫做曹友和、尤國興。他們興致勃勃地領我們到農場辦公室去。這五里路也經過幾個丘陵山崗，但是情景和已走過的不一樣，坡地上、崗頂上被開出的土地平平整整，穿干部服勞動的人這裡一堆那裡一堆，他們有的正在刨花生、有的正在挑送山芋，煙葉、蘿卜還滿地都是。他們還有的在蓋房子，我們聽說有幾十個干部已經自己出錢蓋起草屋，把家屬都接來了。

新的農場 新的勞動者

到了農場，我們特別感到新鮮。在這裡，商業廳副廳長田子澤當了農場場長，省、專、縣各種各樣商業公司的經理，變成了各作業區的隊長和組長，他們和財貿系統抽調來的干部，現在都是農場的勞動者，這個農場完全是這七百多干部用自己的雙手創建起來的。他們在今春響應黨的號召上了山，僅僅幾個月，就使山區的面貌和他們自己本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這裡的農民只利用了比較低平的土地種田，但是那些比這大過不知道多少倍的丘陵山崗地，卻在那裡沉睡著。農民認為這些土地長不出好莊稼來。這些干部一上山，便把這種觀念打破了，他們把荒山變成了寶山。他們幾個月便開墾了六千多亩土地。現在正是農場第一個秋收，我們看到農場勞動者個個喜笑顏開，他們就在過去人們認為不能長莊稼的土地上，在一千多亩的地裡，每畝收穫一千五百多斤山芋，在另一千多亩的地裡每畝收穫了花生近二百斤。碗口粗的蘿卜還正在生長著。農場勞動者雖然穿的還都是干部衣服，但是每人挑起百多斤重的山芋、花生，卻和一般農民沒

有多少分別了。他們的家屬也在農場開始參加勞動，她們在堆滿山芋、花生的場地上精心地挑選着，準備入倉。

在養兔房裏，我們看到有二百多只雪白細毛的優良仔兔，在這裏飼養它們的有原在銀行工作的，有在百貨公司和供銷社工作的。我們看到這些同志整天在兔房裏服侍着它們，一會兒喂食了，一會兒檢查疾病了，一次又一次地打掃兔籠。最初兔子還有死亡，後來因為他們掌握了兔子的習性，不但制止了死亡，而且把兔子喂得很健康。在豬場裏已經有三百多頭種豬了，那些原來是坐機關的幹部，現在挽起褲腳、穿着草鞋，挑豬糞、拌豬食，都表現得很自然愉快。他們說，在荒山上飼養出成羣的大肥豬來，那有多么好啊！

在蔡家巷作業區，這些新型的農業勞動者，進行了新鮮而有很大意義的試驗工作。他們在這裏的青峯山和華佗嶺栽上了發展蠶絲的桑樹、生產桐油的油桐樹、能夠制橡膠的杜仲樹、能產食油的油茶樹，他們還種了貴重的藥材白朮、生地、黨參等。現在這都試驗成功了。荒山上出現了大片的桑園，桑樹長得已有兩公尺高，他們栽的桐樹連綿近兩千畝，俗話說：“家有四棵桐，子孫萬代不怕窮”，這樣大面積的桐樹怎能不逗人喜歡！貴重藥材白朮、生地等也長得很好。最引人注意的是那大片的杜仲樹，它已長得有二尺多高，把它的葉子摘下一片來斷開，便可看到一絲一絲的膠質，很是堅韌，羣眾都稱它為“絲棉樹”，是重要的工業原料。這些經濟林木和藥材是十分新奇的，它們的試種成功，大大鼓舞了農場的人們對山區的建设熱情。

他們在半年里勞動的成果，是十分可觀的。創造這些成果的過程中，也使人發生了重大的變化。農場黨委副書記查富德

同志說：在今年春天农场刚一成立时，因为食宿都較困难，絕大多數人又沒有参加过体力劳动，所以思想比較混乱，有装病不生产的，有不辞而去的，有向领导大吵大鬧的。但是經過党的教育，劳动的实际鍛炼，领导骨干亲自带头生产的影响，90%以上的人，都安定下来了。最初很多人都怕自己作不了重体力劳动，现在沒有人再顧虑这一点了。樊秀富从宣城刚来时，不願意参加劳动，他从队里一直鬧到场里、县里，說他腿有病，發痛，要求退职。他在党的教育和大多数同志的影响下，现在也轉变过来，積極参加劳动了。我們见到他时，他正从外地为作業区买稻草回来，在雨后两只赤脚上沾滿了泥，我們問他：“现在腿还痛嗎？”他說：“现在思想通了，腿也不痛了。”我們問他：“现在安定下来了嗎？”他說：“不安定下来，我还在这里盖草屋？”原来他也是自己出錢盖屋安居落戶的一个。

皖南山区的縮影

一个晚間，我們和吳裕、刘鎮华等負責人談話。吳裕同志原是省交电公司的經理，已四十六岁，今春听到农场需要人时，向领导申請了七次，才来到这个光荣的崗位上。他来农场后，一直带头生产。商業厅办公室副主任刘鎮华，今年也五十多岁了，他也是今春主动要求来開發山区的一个。他在皖南事变时，被敌人捉去在集中营受尽了折磨，逃出后，又在沿江一带坚持了艰苦的斗争。身体很坏，但他却不願意蹲在机关里，他是率領第一批干部踏着冰雪到这里来開發山区的人。

刘鎮华同志詳細介紹了农场的远景规划。

他說：“这个农场的方針，是以林牧業为主，农業将用来支持

畜牧業。全农场在1958年按照五年採桐籽，八年摘油茶，十五年刈割杜仲莖叶的成林間隔期，將栽桐树一万亩，間种油茶一万亩，移栽杜仲一千亩，到1962年，杜仲將栽到二千多亩。十几年后，这些林木的产品不但可以供应国家建設急需，而且簡直都是搖錢树！只是桐树到1962年結籽后，每棵最少採摘二斤，所得就可抵上现在全场人員在机关所得的工資了。至于杜仲，在十五年成林后，每亩产胶的价值就更大了。”他兴奋地說：“杜仲还是这么种树，长大了，砍掉制胶，自己还会再长起来，而且是越砍越發的多，这真是为子孙万代造福！

“除了以上几种經濟林，还将栽种大量桑树、茶树、烏柏树和棕树。在林木中还将栽种各种优良品种的苹果、梨树、桃树、枇杷、橘子、葡萄和枣树等二千多亩及大量用材林。到1962年，一万八千多亩的荒山就真的綠树成林，花果滿山了。

“农场到1962年將飼养生猪三万五千头，牛三千头，还将飼养大量的兔子、羊、蜜蜂和蚕。成万亩的农作物，除保証自給食用外，將以解决飼料为主。这些耕地中还要种植苧麻、烤菸、棉花及花生等。

“到1962年农场种植的貴重藥材白芍、白朮、生地、菊花、宣木瓜、党参等將达千余亩。”他最后說：“到1962年周王农场將自己加工自己所出产的各种产品，这里將有小型絲麻紡織厂、茶叶初制厂、粉絲加工厂、食品加工厂、藥材加工厂等。那时，这荒山里就会到处听到机器响动了。那时全场的人比现在增加一倍，一年四季也有事做，全场家屬也都能参加生产，对当地广大农民也將有很大好处。”

刘鎮华同志談完这个荒山的远景后，意味深长地說：“我的

年龄大了,我真希望它能很快实现。”其实,不只老年人急于要求看到这种美丽的山区,全场有多少青年人作梦也在想着它哩,这个远景规划已成为鼓舞全场劳动者热情劳动的动力了。

我們离开周王农场后,繼續在皖南訪問。我們看到宣城县只不过是进入皖南山区的开始,越深入皖南山区,便越發感到山区的急待开发,越發感到周王农场試种經濟林、藥材成功,及發展畜牧業的重大意义了。周王农场的远景,不啻为皖南整个山区的将来制造了一个縮影。皖南山区原来就是美丽的、富裕的,如果有人上山来把整个山区像周王农场一样精心改造,把那大片大片的杂树改变成像桐树、油茶、杜仲、桑树、茶树等的搖錢树,把那滿山遍野的杂草除掉,种上各种各样的藥材和經濟作物,那么它将会变得更美丽、更富裕。

(原載1957年12月9日“人民日報”)

把荒山变成花果山

黎 洪 李厚德

在宜涇公路上的杨柳鋪下車以后，我們跟一个从集上回去的青年农民，抄小路到周王农场去。爬过几道山坡坡，我們来到五里冲山脚下，老远就听到一陣陣嘟、嘟、嘟的声音，翻到坡頂上一看，有两部拖拉机正在来回耕地。在強有力的拖拉机翻犁下面，一大片茅草地，翻出了黃沙沙的新土。由拖拉机的附近再向上走，面前出現了一壠一壠的山芋藤，象梯田似的，一直鋪到坡底下。山芋地的側面，有几塊地种着菸叶子，正开着粉紅色的小花。那个青年农民說，这些都是农场开荒种出来的。站在坡頂上四处看看，周围十多里的山包包上，有着数不清的穿干部制服的人，有的在割山芋藤，有的在翻地……时而还传出些爽朗的笑声和歌声。向坡底下一看，就在我們的眼前，迎着西下的太陽，出现了十多排刷得雪白的新房子，有草屋，也有瓦屋，象一条新兴的街道似的，排得很整齐。西南角上是一付籃球架子，籃球場上晒着大批的花生，許多人在扬场。再向东看，坡那边有两座窑孔，向天空里冒着浓烈的黑烟。这里就是周王农场总场和蒼山作業区所在地。

周王农场是今年2月間才建立起来的,本来我們听說,这里只是一片渺無人烟的荒山雪地,怎么也想不到短短的八九个月,就有了现在这个模样,这大大地引起了我們的惊異。

翻山犁地的先鋒

周王农场八九个月来,开垦了六千多亩土地。从生产程序上說,應該把拖拉机手們,列为翻山犁地的先鋒。当春雪溶化过后,荒山里露出了看不尽头的枯黄的茅草。茅草还象历年来那样,在春暖花开的时候,發出青綠色的幼芽。就在这个时候,人們点燃了茅草,在荒山野岭里放起了几十把大火。春風助火势,日連夜夜繼日,烧出了上万亩的土地。黑黝黝的地上,却鋪了一層厚厚的草木灰。拖拉机手們,便駕着长嘶的“鉄馬”,滿山遍野地奔馳起来,把那些失去了依托的兔子,麝子、野狼,攆得尿流屁滾地四处逃散。拖拉机开垦这一大片处女地發出的吼声,吸引了周围几十里路所有的农民,他們成百上千地赶来,看拖拉机在荒山上奔跑,看黃沙沙的泥土翻了有一尺来深,向拖拉机手們問长問短。

为了赶上季节,及时播种,在农忙的日子里,拖拉机手們日夜地工作着。当深夜里,人們已經甜甜入睡的时候,他們还映着稀星明月,在荒山上駕駛着“鉄馬”奔騰。他們常常在夜間碰上野兽,机耕队負責人馬士奎告訴我們說,直到最近,他們还有时碰到狼。11月5日,張云龙在姚古山耕地,機車灭了火、在朦朧的月光底下,有一对狼从他面前窜过去,又折回来瞪着一双綠油油的眼睛盯住他。他立即跳上機車,把拖拉机發动起来。等拖拉机威武地一开动,那两只狼就吓得沒命地窜逃了。

拖拉機手的勞動成績是很大的。他們總共只有九台機子，而且都是老得沒了牙的小機子，這幾個月來，由於他們日夜不停地勞動，現在已經開出了六千多亩土地。王士娃、馬士林、丁光開等幾個拖拉機手，在農場都得到了獎勵。

兩個女戰士

周王農場幾個月來，出現了大批的生產積極分子。其中有些代表性的人物，如養豬的江興濤、養兔的邵行介，在鳳凰山下扒河為大家弄米的劉傳芝，我們都準備一一加以介紹。這裡首先要介紹的是兩個獲獎的女戰士。她們都是抱兒帶女地來到農場的女幹部，竟能在開荒生產中有突出的表現，這是更加引人注意的。這兩個女幹部叫朱兆芳、吳英芝，她們過去都在蚌埠建設銀行工作，做收發和打字員。整編時，她們的愛人到農場來了，她們也就要求到農場參加生產。吳英芝有兩個小孩，朱兆芳有三個小孩，朱兆芳還是一個負責幹部的女兒，她倆從來也沒參加過體力勞動。開始勞動的時候，鋤頭不會拿，担子挑不動，干了一天活，頭昏腰酸背也痛，晚上摸摸肩膀，腫得有鴨蛋大，手一捏就疼，手上還長了許多鈴鐺似的大水泡、血泡。她們剛來時，農場房子很少很少，帶小孩的要住到老遠的農民家里，每天來回多走許多路，一到家又要料理孩子，朱兆芳的第三個小孩，剛來時還正吃奶。但是，這些困難都沒有嚇倒她們。她們認定：既然放下了勞動生產，就要吃得苦、耐得勞，象個莊稼人的樣子。經過這幾個月，她們已經鍛煉出來了。原來只能挑三、四十斤重，走路還東倒西晃的惹人笑，現在都能挑一百四、五十斤重。鋤地、作畦、播種，粗活細活，樣樣都會做。她們在楊柳作業區第二生產組，

已成了一等的強劳动力，她們总是拣重活做，还常常替大家弄茶水，有时还唱歌来鼓励大家。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，驅使着她們，使得她們克服了比一般男同志更多的困难，積極参加农業生产的呢？我們曾为此專門去訪問她們。吳英芝說：她本来一字不識，从小在人家做童养媳，自从参加解放軍以后，党和人民軍隊热情地培植她，使她成了一个共青团員，还讓她上干部文化学校，上到初中，现在又要她到农業生产中鍛炼，她怎么也不能辜負了党对她的期待。朱兆芳說：整編以后，留在机关里的人在为社会主义建設而工作，她主动要求来农场，就是为的自己在机关工作有困难，在生产劳动中，才能尽自己应有的一分力量，来为国家創造財富。

丰碩的收获

这些时来，整个周王农场，正是一片丰收的景象。近二十万斤花生已經收获，正在晒着准备进仓；一两百万斤山芋已有一部分下了窖；大路上奔馳的馬車，从远道运来了养蜂組送来的蜜；养兔房里，这几个月已新产仔兔百来头，这些时来，几乎三天两天有一窠小兔誕生，一窠都是六、七头。最吸引我們的，还是这里过去从来也不曾生长过的大山芋、大蘿卜。

一次，杨柳作業区的王主任，曾經帶我們去参观他們的蘿卜地。在看不尽的一大片蘿卜地里，蘿卜叶子有巴掌那么大，象一把一把撐着的青色的伞。王主任指給我們看的一批大蘿卜，长得有大碗口粗，单地面上现出的，就有五、六寸高，一般的也有茶杯口那么粗。王主任拔了一个給我們尝尝口味，那么大的蘿卜，吃起来又香又脆，象梨子似的。

这里的山芋，也有許多很大很大的。当地农民本来認為这一帶根本不长山芋、花生，看农场收了近二十万斤花生，一、两百万斤山芋，都說：“毛主席洪福真大，这荒山上也长花生、山芋了。”其实，讓这荒山上长出花生、蘿卜、山芋来，大家付出了多少艰巨的劳动啊！多少同志在天旱的那一陣子，担水把肩都磨肿了，一痛大半夜。有一天，我們碰到一个看仓库的高庆春同志，挑了两大筐他个人种的山芋，到总场来上繳，他已經五十多岁了，身体也不好，領導上照顧他，叫他看守仓库。他看大家种山芋，就一个人在仓库边上开了点地，也种上山芋，披星戴月地侍弄它。现在全场就数他种的山芋最大，每一只总有三、四斤重。

把荒山变成花果山

我們在农场訪問了好几十个人，和各种各样的人談过話。有五、六十岁的老年人，也有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；有革命多年，在槍林弹雨中度过青春的老党员，也有刚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。他們都有一个共同的心願和共同的語言，就是要把这一大片荒山变成美丽的花果山！

我們来到农场的这几天，农场領導上正在修訂、研究他們的五年规划和1958年的生产計劃。在深夜里，我們常常看到农场办公室的煤油灯下，围着农场的几个領導干部，在談論他們未来的远景。其中有党委副書記查富德同志、刘振华同志，党委委员兼团委書記吳裕同志。查同志在皖南事变之后，是留在皖南这一帶坚持斗争的营长，抗美援朝时的志願軍团长；刘振华同志老家就住在农场这里，皖南事变被俘，在敌人的集中营受过無數的折磨，逃出以后，也就在这沿江一帶坚持斗争，已經五十多岁了，

吳裕同志原是省交电公司經理，今年四十多岁，就快要抱小孙子了。这些同志虽然年紀已經很大，过去在各个崗位上担任过領導工作，但是，他們都热烈地爱上了这一大片荒山荒地。这些时來，他們都被自己設計出来的远景规划所激动，所以他們的精神也特別飽滿。每當他們談起农場的规划，他們就眉飛色舞地把上万、上百万的計劃数字，把果木林和藥材的經濟价值，介紹給我們听，兴奋得直噴咀說：“不要几年，这团团轉百來里，就都是开花果香了！到那时候，你們再来看看，包你們又認不得这里了！”

农場的远景规划，在全場干部中，發生了極其巨大的鼓舞力量。滿山遍野都听到这样的議論：明年如何、如何，五年之后又如何、如何。經營农業的同志們，希望扩大种植面积，把可耕地全部利用起来，生产大批粮食和飼料，保証供应副業生产的原料；經營林業的同志，希望每一个山头上的果苗迅速成长，很快长出一片青綠色的果林來；畜牧組的同志，希望牛羊成羣，大肥猪、小白兔繁殖到上几万头。

在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的那天夜里，我們在杨柳作業区找了六、七个青年同志來漫談。有个才二十岁、长得很矮小的王景新同志，向我們介紹了他这些时來的激动心情。他說：作業区領導上传达规划草案的时候，他听到五年內要种植多少亩农作物，多少万棵果树、藥材，繁殖多少万头大小牲畜，他听着听着，忍不住心里呼呼地跳。那天夜里，他还做了个梦，梦见荒山里突然綠树成蔭，果树成林，桃子、梨子、枇杷、苹果，累累地掛滿了枝头，肥肥的大猪滿山牧放，馴良的羊兒咩咩地叫喚，百样花兒都鮮艳地开放。他以为这都是真的，直乐的拍起手來，可是一惊醒過來，

才知道是梦。他說，他真想再睡下去，把那景象再梦一次。大家听了，都笑着对他說：“这不是梦，等几年看看，一定就是这个样兒。”大家还介紹說，从规划传达以来，这些时大家的生产劲头特别大。也就是这个做梦的小王同志，他本来只能挑一百多斤，这几天收山芋，他一定要和大家比赛，加到一百七八十斤、二百斤，一直加到二百四十斤。如果不是領導上批評制止，他一定要加到二百五十斤一担呢！

“把荒山建設成美丽的花果山！”这是一句多么动人的口号啊！我們相信：这个光彩的心願，一定能够实现。整个农场大踏步前进的事实，証明了这一点；那些革命老战士热爱这一片荒山的激情，証明了这一点；年青人的美梦也有力地証明了这一点。

（原載1957年11月26日“安徽日报”）